



虎衣

□向军

老罗的狗龙龙张开后胯，正对着路边的花草撒尿。张嬢嬢的狗圆圆，从3栋大厅小跑出来，拐过那棵修剪成球形的桂花树，正好进入龙龙的视线。

看到圆圆的一瞬，龙龙一个激灵，飞快收起后腿，扭头就跑，还没撒完的尿液，飞溅一地。老罗被狗绳一带，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当他反应过来，马上冲着龙龙吼道：“狗东西，怕啥呢？不就穿了一件虎衣而已！”

圆圆，站在那从半人高的球形桂花下，愣愣看着龙龙和老罗，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倒是张嬢嬢，看到龙龙和老罗的狼狽相，脸上泛起些许得意的神色。

“走，没出息的东西！”老罗用力把狗绳一拉，欲拽回龙龙的颓势。龙龙虽然看清对面是圆圆，仍然很不配合地舉着不敢面对，而是试探着往侧面绕行。

张嬢嬢见状，拉着圆圆身上的绳子，径直迎面而过。见主人的脚步轻快，圆圆也毫不顾忌，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甚至，它还追着龙龙撒尿的轨迹，嗅着撵了一段，也撒了泡尿。

走近错开时，龙龙和圆圆四目相对。看清穿着一身虎衣的圆圆，衣服上黄黑相间的斑纹，晃眼一看，与真的老虎没有差别，怪吓人的。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区别还是很大。尽管如此，明知对方是个小趴菜，龙龙疑虑的眼神似乎在提醒自己：“惹不起，未必还躲不起吗？”

狗的事刚消停，老罗和张嬢嬢走了一段路突然同时转身，都认出来了。

两人原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老罗是领导，比较强势，在单位是一言堂。张嬢嬢是单位财务，也是单位一枝花，她闲来无事爱打扮，对同事也不刁难，见领导签字就放款，平常与其他同事没有利益得失计较，所以她与单位每个同事都合得来。几次评职称，老罗和张嬢嬢成为最后的竞争者，张嬢嬢虽然得票最多，但经几番操弄，结果总是老罗的名字出现在批文里。对此，张嬢嬢有些耿耿于怀。

后来，单位破产，老罗和张嬢嬢提前退休。人员遣散，各奔东西。谁知，十四五年来，没想到居然在同一小区遛狗相遇。

交流得知，老罗退休后一直住在单位的老旧宿舍。两年前，妻子车祸去世，由于与子女合不来，他把老房子卖了，用妻

子车祸赔偿的钱，在现在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小户型，独自一人生活。为排解孤独，就养了龙龙。

张嬢嬢退休不久离异，独自带着上高中的女儿，为补贴家用，应聘到一家私营企业当会计。直至女儿上大学、读研、回重庆工作、结婚生子，她才辞去工作，专给女儿带孩子。随着外孙两年上幼儿园，突然闲下来不习惯，为打发时间，她养了圆圆。

一来二去，两人加了微信。从此，两人每天约定遛狗时间，一起遛狗聊天。时间一久，龙龙和圆圆也成了亲密伙伴。即使圆圆穿着虎衣，龙龙也丝毫不再惧怕，反倒故意往它身上蹭……

此情此景，张嬢嬢含沙射影说道：“你看，老罗，圆圆穿一身虎衣就把龙龙吓尿了，识破那身皮，知道是伪装，才明白圆圆其实很温柔。”

“狗怕老虎，圆圆穿上虎衣有点虎威，在不明情况下，龙龙被吓尿很正常。”

见老罗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张嬢嬢又打了一个补丁：“就像你当年，因为是单位的头儿，很多人怕你，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你只是多了一个职务而已。职务，就像圆圆身上的虎衣。”

正说着话，龙龙绕到后面，用嘴嗅了嗅圆圆的屁股，还一下骑到了圆圆的身上。

张嬢嬢见状随口骂了一句，“贱相！”

老罗笑着打趣：“这叫狗通人性！”

张嬢嬢辩白：“狗通人性正常，如果人通狗性，就很可怜了，哈哈。”

……

没过多久，老罗和张嬢嬢，不但天天一起遛狗，还天天一起出双人对。龙龙，也穿了圆圆一样的虎衣。小区邻居戏称，它们穿的是情侣装。（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三伯

□杨小霜

三伯是村里有名的石匠，个头不高，但力气不小。在我上初中时就听父亲说，三伯在给隔壁村打猪槽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小拇指砸碎了，三伯咬咬牙，喷了一口酒又继续打石头。唯一让三伯心痛的就是他那两个儿子，上学的时候不是逃学就是打架。气得三伯时常拿皮带和扁担捶他们，后来两个哥哥没上到初中就辍学南下打工去了。

三伯很喜欢我，因为我学习好，毕业后还去了医院工作，但他搞不清楚护士和医生。三伯每次见我我都会投来羡慕的眼神，自然在这眼神下面藏着对两个不成器哥哥的埋怨。

每当我回县医院上班时，三伯都会从自家拿来许多菜、鸡蛋，说是县城里买不到这些。我不好拒绝三伯的心意，也就收下了。

大概是6月初，我刚好轮转到心血管内科，入科第一天，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霜霜，被狗咬了怎么办？”

“一定要去医院看，如果伤口深的话还需要医生处理，要马上去接种狂犬疫苗！”父亲只是哦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我也没当回事。实习的日子可真辛苦啊，从骨科到心血管科，再到感染科。

周六的下午，我跟着感染科的蔡老师上班。那天特别燥热，到科室时还早，我并没有着急换工作服，而是打开柜子拿出水杯，朝着医生办公室走去。当我接好热水后，电梯叮的一声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平车响动的声音，而我一眼就看见了扶在平车左手边上的三伯娘。

三伯娘并没有与我打招呼，可能她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个科室。平车上睡着一个人，白色的床单把他的面部全部遮住了，三伯娘一只手拉着平车，一只手捂住了床单下面的耳朵，虽然不知晓躺在平车上的人是谁，但我的心里立即涌上一阵不好的预感。

当从医生口中传来××家属时，我才反应过来是三伯的名字。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感染科病房里遇见三伯。

值班室外的抢救车很快就被推了出去，我跟着蔡老师一起朝着病床快步走去。躺在床上的三伯露出了半张脸，他半个身子蜷缩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蔡老师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走路的时候声音小点儿，去把呼吸机和电动吸痰器推过来！”

“医生说这个病人听不得声音，要把病人换到安静的地方去！”蔡老师示意我把机器推到36床去。

三伯娘并没有在病房里，而是半个身子瘫软在走廊的墙上。她用双手捂住嘴巴，面颊上的眼泪像小溪流一样哗哗地流。我戴着口罩，穿着工作服，从三伯娘身边走过，此时的三伯娘并没有认出我。

我喊了一声三伯娘，她怔了怔，哭着抱着我的手臂，问：“是霜霜吗？你快看一你三伯，是哪个了……”

我到护士站看了看医生下的医嘱，想起父亲的电话，便问：“是不是没有打疫苗？”

话没说完，三伯娘的眼泪就挂在了眼眶里：“你三伯说手拇指断了哼都没有哼一句。哪个晓得狗咬了有狂犬病，一村子人大大小小的哪个没遭咬，偏他运气不好，要倒霉。”说着三伯娘拉着我的手，像抓救命稻草一样，问：“真的没办法吗？”

我叹了一口气，三伯娘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三伯是我实习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消逝的生命，我恨我自己的无能为力，也感叹着生命的脆弱。天要明时，乡亲们就把裹得严严实实的三伯抬上担架，我不敢想象那就是给我送吃食的三伯，三伯娘踉踉跄跄地跟在回家的人群中。

这些年我转过许多科室，虽白天黑夜颠倒，但我仍努力地在这条路上行走着，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做科普，像愚公一样，力量虽微，但从未生出放弃之心。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公交车上见闻录

□竺培强

经常乘坐公交车，觉得有些见闻值得记录。

某日乘车，恰逢高峰期。一老大爷上车，却将乘车卡放在一打死结的尼龙袋里，半天解不开，堵在车门口，后面的乘客上不了，车也走不了，导致车上车下的人都有意见。驾驶员也很着急，说：“你这样慢，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话刚落音，头排一老头立马怼道：“我相信你未必不老！”此话明显不讲道理。大家乘车，事先就把乘车卡拿在手里，“鱼贯而入”，老大爷所为显然不妥，特别是上班族更着急，迟到了要扣钱的，故而驾驶员如何辩解都在理。谁料对此“挑衅”，他竟然“忍气吞声”。见此，我暗自佩服驾驶员的涵养，“不跟他一般见识”，与其“一争高下”，既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行车安全。

说到驾驶员“脾气好”，我还遇到一“趣事”。有次，一中年人上车后问驾驶员：“你这车到哪里？”驾驶员不知其到哪里，便问他：“你要到哪里？”搞清楚他要到哪里才好回答。不料该乘客好像较上劲了似的，又再问：“你这车到哪里？”驾驶员要回答只好又问：“你到底要到哪里？”这互相的反问，让不少乘客都忍俊不禁。我观察，驾驶员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这倒是值得称赞的。

在车上还可以“管中窥豹”出家庭教育问题。一次，大概是一家人出行，上车打卡后，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在母亲的怀里突然撒泼，其母抱都抱不住，原来小崽儿要亲自打卡。母亲只好抱着挤过去，另一人将乘车卡递过来，让他再打几次才完事。这般任性，让旁观者摇头。这无疑溺爱所致，不利于孩子成长。

我还发现有的年轻人缺乏“眼水”，不能“见事生情”。有次大巴车比较空，前面单座已满，但后面还有空位。中途一农村老大爷带一空背篋上车，背篋固定在一个滑轮车上。为了避免滑动，老大爷只好一手抓座位靠背的扶手，一手抓背篋，十分吃力。谁知座位上的年轻人竟视而不见，我恰好坐在其后（要上个台阶），旁边还有一空位，见其无动于衷，我不客气地对他道：“小

伙子，你坐下来，换个位子坐。”小伙子才如梦方醒，赶快让位于老大爷。当时想，小伙子不让位，或许是因后面还有空位，但完全没想到人家还有滑轮背篋要“照顾”。经我提醒后，他才“被动”坐下来。这种“懂不起”，恰恰反映出某些年轻人在某些方面的“欠缺”。

某日乘车，客车与站台有约一尺的距离，一瘦小的老太太在前面试的，可能担心“跨度”大了点。我在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她，只见她一只脚迈过去，却上不了车也退不回来。见其“进退两难”，我“急中生智”一把抓住老人穿的羽绒服，一下子将其提溜上车。当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和不恭，岂料老太太竟然连声道谢，顿时让我感到了“助人为乐”的快感，并“自夸”“于无微见精神”。

我还见过一“奇葩”的事。有次听坐我后排的两个老哥们闲谈，一个说：“那天遭老婆理抹了，硬说我买的番茄贵了，要我拉到菜市场去看是在哪家买的，去对质。结果我只好认栽。”另一个问：“你回去报好多钱一斤？”“四块。”“你哪个不遭嘛！番茄两块都买得到。”然后语重心长地介绍经验，“抠钱要在买鸡鸭和肉上去搞，多报点完全不现形！”我回头看两人穿戴整洁，没想到竟在大庭广众下“探讨”如何搞私房钱，哑然失笑之余，对两老哥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深表同情。（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给你(外一首)

□阿涓

清晨
你从光里走来
惊起了
花椒树上的鸟鸣
我把露珠

喻在眼里
带着
江南的烟雨

傍晚
夕阳如酒，我们
喝两盅吧
醉在眼波里

回眸
你已远去
你的名字
月光般洒落一地

当我想起你时

当我想起你时
风雨便扑面而来

风中的弱柳
在无助地摇摆
池中的白莲
被打落了花瓣

当我想起你时

冬天的雷声隐隐
夏天的霜雪
倾泻而下

记忆的游鱼
潜入心底
一些秘密
是锋利的刺
一碰
就疼痛无比

（作者系中国新诗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